

《穿越诗空——王耀东诗文集》最近由华夏艺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由美国风笛网总编荣惠伦先生主编的鸿篇巨著，精选了诗人各类题材优秀诗作两百多首(组)，同时还收集了王耀东自己的诗论文章十八篇，海内外有关评论文章四十多篇。全书770多个页码，洋洋洒洒六十多万言。其气势之恢宏，大气之磅礴，实为近年诗坛不可多得的一部佳作。

捧读这部厚重、印制精美的诗文集，只觉得沉甸甸的，份量很重。它是耀东诗兄六十年来习诗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六十年来，从军旅生涯到文化工作者，他始终与诗为伴，不离不弃。创作、发表的诗作达五千首之多。在激荡的风云变幻中，历经人生的苦辣酸甜。在挫折中坚忍不拔，在苦难中昂首奋起。风起潮涌中，他不忘初心，目标始终如一。面对一个灯红酒绿的世界，他坚持以普通的血肉之躯生活，以高远的精神追求写诗。冷眼静观，沉思历史。在对生活的逼视、诘问和思省中感受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生。

《穿越诗空》这部诗文集，既有诗人相当数量的精彩诗作，也有展示诗人诗观的论述与评论，还有海内外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对耀东诗作、特别是他的乡土诗的精彩评论。书中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笔者读后受益颇多。这里仅就他热门的乡土诗，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对于诗人王耀东来说，那穿越灵魂深处的乡土情结是与生俱来的，是根深蒂固的。乡土之恋、乡土诗情，是他这本厚重诗文集的最大特色。

耀东的乡土诗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火起来的。他的《乡事》，他的《陶罐·母亲》《父亲的根》《灶膛的故事》……都曾风靡一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诗刊》及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曾经为此而专门开过研讨会。一些诗评家认为，他运用现代性融合系统，用新现代观念，把乡土之根植入诗的本质，从而别开生面，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现代新乡土诗学。海外一些评论家对他的新乡土诗也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乡土诗就是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展现，他就是中国的弗罗斯特。

大家知道，所谓乡土诗，是传统上的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自大地、泥土、山野、小溪、牧场、农民，其情感的真挚在于随物赋性，将真挚的情感融汇于所要写的事物里面。其

■张晓阳(江苏)

# 乡事·乡思·乡愁

## ——在《穿越诗空》中感受诗人王耀东的乡土诗情

特色是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语言，去抒发老百姓的真情实感。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都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已经不能反映今天的社会现实，不能表达人们复杂的、多侧面的精神需求了。

于是，便有了现代诗中的新乡土乐园。众多的新乡土诗亦因此而应运而生，脱颖而出。

习诗多年的王耀东敏锐地注意到乡土诗面临的现代化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时代在发展，乡土诗也必须与时俱进。表现手法必须不断地更新，自觉跟世界先进文化对接。

他说，新乡土不仅仅是一个叫法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新乡土诗要有它新的诗意的深层结构。新乡土诗一定要写出俗中的不俗，凡中的不凡，司空见惯中的神奇。思那已去的，盼那将至的，抓住新发现，发现新珍宝。唱我自己的歌，走我自己的路。(据绿色中国网站总编显勇的访谈录)尽管离开那个贫困乡村已经六十年，尽管在现代化的城市已经生活多年，然而，耀东总是忘不了哺育他成长的村庄，忘不了一直生活在农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更多的父老乡亲。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穿越灵魂深处的乡土情结。

请看他的《父亲的根》：

石榴花是一朵朵飞不走的蝴蝶

才是扁豆藤爬满架的五月

惯于在田头操劳的父亲

他那一颗疲惫的心啊

天天拴在一棵颗庄稼上……

……就是这样一个爱土如命的父亲

在临死的时候竟然把子女叫来



要我们去拔一颗庄稼放在他的手里  
他说这是他的根  
这种沉重而又苦涩的根意识的呈现，是乡土诗人内心特有的一种“妙悟”。正如评论家张正瑜所言，这是一首颇具中国古风味道的“田家诗”。它在体裁、题材、思想感情、形式格式、修辞手段等方面都显露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其浓烈的乡土气息，反映了诗人对文化之根的寻觅和对故乡的亲切思念。

# 我从军在圣地雪域

■盖湘涛(吉林)

## 眷恋雪域

皑皑雪域，白透了山野，遮天的白，是逆风舞动的经幡。

雪域，我走向你的博大，走向你的旷远，走向你亘古的神秘。走向你，感受你坚韧的厚重，撼地擎天之伟力，破天荒神奇骤雪和你无穷的寒冷对雪域万物的威慑。

雪域，雪山起起伏伏，朔风炽烈，雪山洁净。远看似摞置一枚枚巨大的海螺，隆起成世界瞩目的雪域。

雪山，雪域上的藏民族，标悍勇敢，千载在雪山上跋涉，千载伴低回力的壮歌，一个坚忍不拔的民族，面对神圣的雪山，放牧牛羊，收种青稞，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过去是铁牛耕垦，土屋多古朴，现在是现代化耕耘，修建了崭新藏式楼房，藏民全变富裕，头上日月依然每天出落，星星依然世代闪烁，藏女阿佳将岁月的发辫精细梳理成佛界的圣光。

圣光，神俗的圣光，藏女阿佳梳理成雪域母性的特有藏香的细腻，梳理着雪域圣地妇女简洁而赋予神性的丝丝发辫。

在西藏，我曾随寺庙建筑协会对藏佛教建筑实地考察，我去过大昭寺、哲蚌寺，也瞻仰过布达拉宫。我们考察团重点在大昭寺考察，并坐在大昭寺二楼的平台饮茶，畅谈藏式建筑，正好俯视整座大昭寺，在飞扬的经幡下，藏寺建筑的白墙反射着刺目的阳光，寺院的金顶辉映着蓝得发紫的天空，奇特的藏式佛教建筑别出一格。那些黝黑的面孔，信佛藏人对佛闪动着迷恋的眼神，那些女人们遮挡阳光的藏式彩色头巾伴着对佛摇着手转经筒，那些磕长头的朝圣者们，虔诚地向佛祈祷，那些穿红架梁的僧人们，齐声诵经都在眩目圣光下向神朝拜。从寺院和八角街汇流于广场的人群熙熙攘攘，显示出这座东方圣城的繁华。这里的人们相处得极为平和，那可是神的意旨。

大昭寺广场上朝拜的人流在阳光下缓缓地流动，在这充满信仰的民族，虽然这儿雪山是高耸而冷峻，天也蓝得眩目，也一定会把朝拜人群的心境淘洗得明净而清幽。

雪域，伴高原汉子的热烈而勇敢，伴敬神的香火的永不熄灭，繁衍成藏民族永远生生不息的部落……使我们感觉到灵魂转世的永恒，倾听到生命的坚强音律。

西藏雪域高原的地理特征，以及其具有的独特风光，让人到这都有独特的心灵感受。

雪域的风骨是什么？是那透骨的寒冷，是那浩浩荡荡的雪魄，更是那迷迷茫茫的风雪，还是那清清爽爽的高原寒风，当巨风吹来，风雪高原尤如万马奔腾，更像是翻江倒海。

在雪域高原的工程兵，却实具有与风寒拼搏的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勇于斗争的高尚品格。让战士的汗水发酵成高原隧道里如火的干劲。

我们工程兵部队经常在雪域上移防，面对雪域，面对雪山，面对茫茫的原始森林，我们的部队总在蜿蜒地深入山川谷地，领略雪域远古的深沉，一路冰天雪地的行程，亲临雪域寒冷缺氧的疾苦，实现战士苦战雪域的钢铁誓言。

我们工程兵，在寒冷的雪域，蓬水架桥，蓬山开路，灯火在雪崖上闪耀，战士在隧道里烤着冰衣，我们冒雪风雪寒。我们战士的青春经受冰寒的锤炼，有雪域冰山磨炼着的筋骨。

一个真实雪域高原生活的体验，捕捉到那样雪域奇寒的境地，才能有西部诗人对雪域高原铿锵作响的诗句。

拉萨八角街，布达拉宫的金顶，大昭寺的法轮与屋顶的飞檐，牢牢拴住我对雪域神俗的思绪，拉萨河水像藏族少女的微笑一样温柔，林卡的绿风有如恋人释放的秋波一样含情。

八角街，大昭寺的人流与香火与隐约传来的法号的低鸣，仿佛使这片雪域净土凝聚一种力量。

我在雪域高原施工多年，二十载的军旅生涯，已在我的灵魂深处打下了雪域风俗的烙印，有时回忆起来，也别出风采，那怕是千里高原的风霜雨雪，百万翻身农奴的命运，现已翻身做主人，已溶入我们军人的血脉之中，因此，虽然时光流逝，斗转星移，然而对于我们的工程兵部队，对于那广阔的雪域高原，对我，仍然情怀依旧，融情于诗，竟在我的笔下，一脉诗意盎然。

眺望雪山是一份神圣的净洁雪域，这里的人一尘不染，让灵魂也一尘不染。

翻过雪山，我遇见到雪域上的鼠尾草，绿绒蒿它们和我们战士一样，是雪域神灵滋生的精灵，始终有神明虔诚的姿态，更有祥云缭绕的西藏雪域草原生长的草蒿有特殊野性与坚强的生命力，雪域上的格桑被人誉天国的神花，一直开放在神山圣水冰雪之间。

雪域，拔地而起，逶迤连绵，苍苍莽莽，雪山就是峻伟的伟岸，时时带着骤雪奔腾的雄姿。

我写出眷恋雪域这首散文诗，我感到真正写出雪域的灵感，写出雪域对于人的心灵的净化，面对“苍苍莽莽的雪域”面对“重重叠叠的雪域”我们工程兵战士在这确不动任何声色，常年施工，常年与苍凉的雪岭为伴，面对寒冰与缺氧的雪域，确为国防工程建设创造出辉煌的业绩，让我一生眷恋着雪域。

## 站在世界屋脊上的诗情

我从军军委工程兵曾在雪域高原参加国防工程建设多年，岁月的辙印在我的额头凝固着雪域的风雪，凝聚着我们艰苦奋斗的青春岁月，并依依不舍世界屋脊这块神奇土地。

我面对雪域高原的感情是真挚的，雪域高原也沉淀着我的诗情与画意。它凝聚我们工程兵艰苦生活的具体体验，雪域也留下我们建设西藏的脚印，并开拓出国防工程的重点最艰苦项目，我曾写出眷恋雪域和拉萨城的拉萨雨后的太阳雨，奇妙的散文诗。

在世界屋脊兴建国防工程，那金色的黎明，薄薄光的翅膀在深情向军营闪着晨曦璀璨闪光，它应是我的第二故乡，布达拉宫、大昭寺、寺庙、林卡和繁华的八廓街，已在记忆打下烙印，雅鲁藏布江的碧波向我滚动出温暖的笑容，珠穆朗玛是雪域在奔赴向上的崛起。

尽管这里不能苛求一处山青水绿，更多的是荒原、峡谷、激流的苍凉。尽管这里曾有过烽烟，有过解放西藏的战斗，更有过外敌的入侵，有过奴隶主对奴隶的剥脱断手，有过许多神话迷信传说，在这我心里仍是注满阳光，心胸开阔。

十座雪山雪峰解开岁月沉睡的衣衫，三千格桑捧起对雪域的挚爱，两只相恋雄鹰把爱情歌进黑夜的夜暮。

这里的锅庄舞仍踏着我的心弦，普姆的牧歌仍飘响在我的耳畔。藏式的木犁曾在这里翻出高原代代日出，千里河谷的青稞仍有土蕃时的金黄，猕猴祖先洞穴的古朴诉说这里历史的悠远。

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朝圣信徒，去体验神俗朝拜的虔诚，总在聆听木佛顶的敲击之声，品味一次圣洁的灵魂转世，体验灵魂随神鹰腾飞天国，让美好的想往，涤净一颗诗般的心灵。

我对雪域感情是真实而强烈的，是散文诗创作的源泉，让我与西藏的山水更有亲切的感觉，写出许多诗篇，又让我在更高的视角上欣赏它的壮观与阔远，更有着原生态自然美的感觉。

有人说，世界屋脊是一块高原净土。有人说西藏除了牵荒就是凄源。西藏在我的眼中却充满五彩祥云，优美而亮丽，高远而清晰。在拉萨，八廓街以斑斓的神俗通道，成为雪域风情的禅性光彩画廊。虽然那里有无人区，也具有强大的神域诱惑力。

圣湖夜夜将我洗浴。班公湖的鸟声絮耳动听，狮泉河的海声拍击我的心岸，古格王国的传说常让我疾迷，冈仁布齐雪峰神秘地打着旗语，我每向西进入阿里，阿里才是屋脊上的屋脊，那里更是无人区，而我在此，确十分倾心那片神奇土地。

庙宇妩媚的雪域多了一份冷峻，多了一份神秘，更多了一份诱惑。让我永远保持高原军人的刚毅情怀，双脚站在世界屋脊之上，我感到分外的自豪。

我曾多年生活于雪域高原，对这神俗的土地充满着炽烈的爱心，一种渴望和眷恋的心，朝朝暮暮鞭打着心灵，我十分怀念这片土地，所以，我写诗的笔下，能写出那么亲切，那么令人神往的诗，每首诗仿佛都闪着五彩神俗圣光，并散发着神界那诱人的神俗魅力。

世界屋脊，高原雪域竟呈现出耀眼的太阳，在雪域夏日更加烂漫醒目，更加有迷人的风采，一些沟谷山野更加瑰丽。我曾站在世界屋脊上，雪域，多让人眷恋……

## 拉萨风情

拉萨的天空蓝得像童话的宝石蓝，蓝得让人心醉，蓝得晶莹透明。

沿着血缘的脉管  
流注，或激昂奔突  
或缠绵如雨  
明月依然是  
那副样子，姗姗地  
总是来迟……

28年前，这首21行的短诗一发表，就在海内外的诗坛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热议和激烈的争论。人民大学中文系专门为他召开了研讨会，百花文艺出版社特地为他出版了《王耀东与乡土诗》诗歌评论专著，近百位诗人、文艺理论家和文学家都对他的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一时间，王耀东名声大震。不仅在境内诗坛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还吸引了世界目光的观注。海外几十家知名报刊，纷纷发表了他们的作品。据报道，2000年11月，美国洛杉矶世界华人第四届代表大会期间，有一大批作家、诗人去了瑞典领事馆，为的是为他去讨诺贝尔文学奖。

二十多年过去了。提起当年的那一段往事，王耀东一笑置之：最重要的是作品要好，要对得起读者。至于其他，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童年、青春，真诚、热烈。故乡依然遥远，童年依然清晰。在那片圣洁、纯情的土地上，诗人不断的游离于心之内，不断寻找着遥远的梦想。王耀东在他的多首乡土诗中，集大智大美于一身，堪称乡土诗的翘楚和典范。

把深奥的美学，渗透到栩栩如生的生活形象之中。大气，厚重。沉郁，深刻。王耀东的新乡土诗，是一种精神的回归，更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诗人在立足于大地的行吟中获得心境的空灵，在自己内心的不断抒写中感受童年的天真与快乐。他那穿越灵魂深处的乡土之恋，在时代的孤寂中益发显露出大家的气象和境界。诗人在清风流云的诗歌行文中，获得的是一颗安定而又趋于升腾的诗心。

乡事、乡思、乡愁、乡音、乡恋、乡情。愿淳朴的乡土之芳香，永远在诗人的诗韵中徜徉。

陶罐在向历史的深处坠落，倒在时间上的脚印依旧清晰。家乡的苦苦菜，依然在耀东兄建构的现代诗的神话中摇曳。那一粒粒普通的种子，在诗人的点化中，已经变成了艺术的神奇。

永远的乡土，不朽的诗魂！  
(2018年3月15—21日，于南京雨花台下)

布达拉宫的金顶，总以万缕霞光连着璀璨的神俗黎明。布达拉宫，藏人朝圣者总愿在这里朝圣，在这总把腰身匍匐下来，携带着诵经者的虔诚，满至尊者敬佛的禅意。

拉萨是一座高原古城，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祖国大花园中别具风韵的一隅。西藏会给人家着一层神秘色彩并有着贵重的宗教习俗，在拉萨，都会看到藏族手中拿着摇动的转经筒在大街上走动，在寺庙周围祈祷。还有的建筑物上的蓝、红、绿、黄五色经幡到处可见，藏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喇嘛教，藏佛教，戒杀生，信奉人的灵魂转世。家家供佛龛，藏族称“噶乌”。藏人更喜欢摇转经筒，朝拜佛总叩长头，祈祷念经，对转经筒，不能逆转，人死一般大葬，秃鹫就是运送灵魂转世的苍鹰，称神鹰。藏人更忌别人摸头。

拉萨的寺庙，林卡繁荣的八廓天街和满城灿烂阳光，满城格桑朵朵吐着芳馨，是谁把这这么多的圣光撒下来，连尘埃也被圣光点燃，圣光下神永远年青，他们伸出手就是拉近神与凡人相接的圣空。

朝圣者的腰身总匍匐下来，高原湖泊也都是朝圣者对佛的匍匐地，高原风也携带诵经者的虔诚，满怀至尊的禅意。

鲜红的庙宇宫阙，总有佛香萦绕，似天上的琼郭在雪域闪烁，如银河浩淼的星星，更似神在雪域不停地眨动眼睛，大昭寺的法号，是在佛心上凝重的滚动，如星月成长的年轮，无比地重容。

大昭寺门前的石板比古希腊神庙石板还要光滑，比埃及金字塔的石板还要细腻，藏人在虔诚的信念叩头，把石板打磨成镜，寻找精神，洗涤灵魂。

从八角街到拉萨河，漫过寺院尖顶，将遥远的天堂压得更低，总打开藏人洁净心灵。那才是太阳城的太阳雨，有人说，来到拉萨，不观太阳雨，就白来一次太阳城。

林卡的绿风，总是亲密节日气氛。龙王潭的碧水，总在漾动青春的笑容。年年春风绿，岁岁格桑开，拉萨的阳光，热烈而迷人，阳光十分茂盛。拉萨的白云，像洁白的绸，拉萨的雨，雨总下得细细声，拉萨的空气，十分清晰澄明。

真想捧一掬寄给远方那亲人，让其尝尝拉萨的空气清爽。拉萨，人人都会有高原反应，因缺氧，出现呼吸困难。八角街位于大昭寺附近，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环形街道，沿街有一种从长安带来的唐柳，长得很茂盛，相传是文成公主亲手种的，这里还有一座唐蕃会盟碑，是八角街至西藏拉萨中心的商业圣街。

拉萨的山，神山。拉萨的水、圣水。朝拜的藏族男女，总对神祈祷朝拜，磕头，丈量着对神的赤诚。

青稞酒，醉了的拉萨，醉了英姿勃发的西藏汉多从容，脸颊总映出两朵高原红，总露一双臂膀，黑得多从容。

深邃的天宇，圣洁的雪山，一群藏人对神的转经如潮水般涌动，诵经声，多圣明。一条钢铁巨龙，奔驰于拉萨，飞越昆仑，飞越裂谷的天堑，在雪域里创造一条神奇的天路，在禁区内搏击风雪，一路似疾风般前行。

拉萨，藏民在圣殿用信仰来铸一轮圣光，香火中竟闪着一道道神明。



盖湘涛 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副会长。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毕业于长春工程学院，分配于军委工程兵，二十年军旅生涯转战戈壁、天山、塞北、高原、江南，参加大戈壁罗布泊原子弹旧靶场与乌兰导弹基地建设，历任参谋、营长、教导大队教研室主任。转业后，历任吉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室主任兼一、二、三室党支部书记、长春市委建委规划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中国吉林国际工程设计院院长(高级工程师)兼党委书记，曾出访考察浏览世界名城的人文景观与建筑。迄今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星星》《绿风》《散文诗》《散文诗世界》等报刊发展散文与诗作900余篇(首)，曾任《青春诗刊》主编，现任《散文诗世界》编委、《中国散文诗刊》执行主编、《建筑工人》刊首抒情栏目主编。